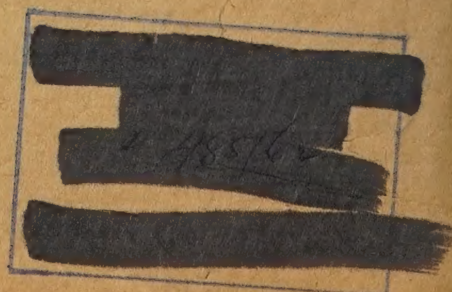


平叛記卷下

東萊毛　霦荊石甫編　男　賀九師　貢九來　贄師陸　校字

賡歌起

五月初一日巡撫謝璉集城守文武獎勵之

謝撫集文武於堂奬其勤勞而警其怠惰

賊操演兵馬於壒兒埠埠在城東北三里許

辰刻賊百餘人馬百餘匹圍聚於埝兒埠放礮施烟狀若操演然。午霡霂至酉始稍霽

賊運礮西行

申刻賊擡礮四門數十人翼之而西知禦大兵也。連夜西南礮響。夜復大雨

初二日小石島有船

寅雨巳後霽北城望見戰艦二十餘艘自西來泊小石島申後七八舟揚帆而去

烟起神山南

歸閩記以爲酉時賊於西南放火燒邨莊理或然也

遣人遞督師及按鎮書

謝撫遣姜補元王澤普米應科遞督師按鎮書頗致責望向來塘報出者不下數十無一音信三人乃懷二家鴿去約黎明無阻放一鴿入大營放一鴿

初三日縋人焚賊寨

辰時一鴿還午刻東城縋二守縋十五人下城燒賊寨南民三五爲羣至正東搬取寨木賊遠立招呼疑不敢前。夜高望山有火西南亦有火

以總兵陳洪範統昌平兵來援
沙河敗績長安譁然當事者知官兵不可用撫議
益堅東省士大夫仕於都者合疏攻督理因請益
兵於是議調京營兵不果調昌平兵三千以洪範
統之來援又以各總兵意見不協無所稟成以致
敗事乃加洪範提督銜時賊勢日熾人心危懼本
兵熊明遇計無所出惟欲招安了局洪範遵人命
之提督意在撫也
初四日賞各營兵將有差

謝撫以午節賞各營兵將時府縣答藏若埽聊倣古人投醪意耳

縋人焚賊寨

亭午寇丞復縋五十人下城用萬人敵燒寨與賊相持良久斃賊五六人我兵拋火誤爇賊礮自傷其腕○又一鴿還初約兵力薄則鴿繫白線兵力厚而有他故則繫紅線今所繫紅線因知不足者非兵也

附記 賊在城外懸挂告示以煽惑人心被城頭礮打回

初五日賊放礮

辰時一拳大鐵子擊中謝寓前廳

謝韶石曰日來拾大小礮子亡慮數十蓋叛孽鞫集生以予寓告賊故也古者有身當矢石而不懼者予縱不冒輕嘗豈爲賊動哉

遣人賫奏並遞塘報

謝撫選守道聽用林漸奇家丁張義入京賫奏班軍李才望下督師按鎮監紀塘報深夜冒雨衫履盤乢飛越塹柵聲跡不露○竟夜雨

謝韶石曰大小斷續戍樓枕上尤難爲聽

題爲撫臣守城盡瘁被礮身隕謹據實奏聞仰祈

聖鑒事自遼賊發難臣與故撫臣徐從治於正月
十七同日被命又於二月初一同日於萊州到任
從治即與臣誓曰吾等受國厚恩誓不與賊俱生
萬一不濟亦當作厲鬼殺賊故與按臣王道純塘
報即有不難為睢陽之語隨與職等分派信地撫
臣與總兵楊御蕃知縣洪恩照守西門臣與內臣
徐得時同知寇化守東門內臣翟昇通判任棟守
北門知府朱萬年守南門雖各有專責不相諉
然往來巡視實未嘗稍分畛域仰仗皇上天威文

武協心兵民調和撐持兩月有餘已保無虞不意至四月十六日未時突報撫臣於西門點視守城兵丁忽被發大礮鐵子如拳打碎頭腦臣急往視之則見血流被地身倒血中及手撫之而氣已絕矣闔城環堵悲慘萬狀臣當時卽欲具聞篤搶攘之際恐致動搖人心且賊防備周密縋人下城輒被阻回此其所以稍遲也夫撫臣討賊致身可謂得死所矣一切優卹之典在皇上自有殊恩無容臣贅惟是賊氛正惡兵事匆午撫臣不容一日鈌

人伏乞皇上垂念危疆速簡有才望者前來料理庶蕩平可期而臣亦得資其助勷之力矣謹據實

奏聞

附記謝撫邀徐翟二監暨楊鎮共泛蒲觴

初六日西南西北礮聲

午初西南西北礮聲響答不絕淇水莊在城東北十里白烟起高數十丈自前月初六日以來礮聲惟在西南今又在東北咸深疑訝○芙蓉島亦放信礮三聲○傍晚雷雹礮聲間作

復議稱貸

圍城百日錢穀俱絀朱太守偕其屬集郡中縉紳先生父老子弟家素素封者於城隍廟謀稱貸之舉朱公致詞曰諸君以城爲命城苟不守則無家何有於財與其留以畀賊何如散以全身矧有貸券在猶寄之外帑也慷慨者奮袂登簿色難者守讓之凡得金一萬八千有奇粟萬五百石金以次貯庫粟則書定價於粟令糴者持粟買之出粟家意爲增減者罰無赦法既具商與俠均濟

張北海曰萊城多粟惟生員楊某爲最城圍糴粟大似義舉而價且數十倍萊人金錢胥輸其家矣

附記　是時斗麥六兩斗米五兩斗豆三兩香油一斤五錢鹽一斤三兩鷄一隻一兩二錢豬肉一斤五錢鷄子一箇錢二十文葱一枝錢二十文

初七日賊捆載東行

賊數十人皆敺驢馬東去

初八日西南礮聲

巳時西南礮響二聲

謝郜石曰自既久礮亦漸稀道遥河上甚可憂也薄暮徐公出新王瓜佐酒驚異等於珍錯感時觸物頓起鱸蓴之思

以天津兵備道朱大典巡撫山東　朱字未孩浙江金華人萬歷癸丑進

士

駐青州調度

初九日焚賊寨

午刻北城任別駕發二百人出燒賊寨用萬人敵傷賊六七人仍拔入大木百株我兵亦有傷者賊自三月二十六日不復攻城惟列長圍南北二門則架礮迭擊以二門啓閉出入也北門尤偪賊寨出多傷於礮出鬬尤難

張北海曰任公頗有膽畧守北城獨當賊衝捍禦得法又善射嘗手斃數賊

初十日高望山舉號火

海船西行

戌時芙蓉島舉號燈

遣人齎奏並遞塘報

謝撫遣家丁成文魁王來聘入京齎奏李仲良趙

進山下督師按院監視塘報

謝韶石曰仲良爲鄧鎮原差而進山則侍御姜省宇僕也姜於按院爲房師師望救於門生執詞嚴正然按院任封壃之事義不止此此特於大義中尤動以私義耳

十一日賊破招遠知縣李履正出奔

附記　薄暮謝撫具壺觴邀趙芝庭張北海暨徐公小酌於東樓以破憂悶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王道純題報撫臣徐從治被害

准登萊撫臣謝璉塘報自二月初三日叛賊圍萊之後故撫徐從治與璉等即分派固守各有信地然往來巡視未嘗稍分彼此仰仗聖上天威諸將士用命堅持兩月有餘幸保無虞不料四月十六日未時徐撫院於西城點查兵丁突被賊發大礮中腦身死闔城哀號悲慘異常此時賊氛正惡勷需人除璉已據實題奏外想貴院亦應具奏爲

此理合塘報本日又准報稱大兵駐沙河二月逍遙遲留不解何故大都恇怯積習牢不可破似非口舌之所能勸也萊城被困三月有餘其危迫之狀即三歲孩童無不知之豈具有心胸者反漠然毫不動念乎存亡死生之際只得據實入告萬望從封疆起見申明軍法有仍前觀望者立斬以徇庶三軍股栗而萊城尚可幾幸不然痛癢不關濟否聽命𨔼即以身為徐撫之續亦何益哉瀝血懇千萬垂憐等情到臣臣於前月二十六日聞撫臣

徐從治為彈所傷未有印報不敢上聞今果眞矣則新撫之推尤不可緩也該臣看得故撫臣徐從治與防臣謝璉竝臣奉命討賊誓不與賊俱生者也從治不愧睢陽之守竟以殞身而逆賊跳梁如故臣有何面目見從治於地下也況賊狡計百端急則求我緩則愚我甚至留我文官如屈宜揚十餘日無耗誘我武將如孫應龍俛首為用而入援將士如雲如簇非悍而不肎用命則又怯而不敢向前此何以故則法令不行而人心不一也臣以

欲一人心當嚴法令欲嚴法令先明賞罰欲明賞罰當先優死事之臣文官如撫臣徐從治知州陳所問知縣秦三輔吳世揚等武官如總兵張可大參將張奇功等使人知死難之爲榮而倖生之爲辱然後於臣連疏所參各道將等官伏乞聖明敕下照例處分如參遊以下俱令便宜之督臣按法治之軍令嚴明而人心知警庶不至以封疆爲兒戲也

十二日呂聯芳自青回

四鼓聯芳打塘報回始知前月十五日鄧鎮與賊交鋒力戰王劉二鎮坐視不救兵遂潰國柱曳兵竄日走已復退濰而督師退駐青州按院亦退駐濰邑其留昌者惟守道楊漱石及鄧鎮耳據稱復請薊州兵八千馬兵三千不知何日可到

張北海曰聯芳見兵馬不進痛哭求救劉督師大怒欲斬之即按鎮諸公亦不發一回字惟守道楊漱石以數行相慰令萊城回字耳

又曰楊以萊道作監軍先解萊圍後復黃克登身歷鋒矢冰雪之間功亦懋矣事竣未有一級之敘仍以原銜監軍磁州討賊遂致殞身悲夫

千總李夢果焚賊寨

東城守城千總李夢果率壯士縋城焚死守寨賊數人

十三日縋人劫賊營

撫鎮密計四城各縋三十人潛劫賊營惟東城人多時與賊相持至天曉燒殺一賊刺殺一賊餘俱爲賊覺而還

巡撫謝璉誓諸將於庭

大兵西卻人心憂惶午刻謝撫乃命郡守治酒榼

檄諸將參遊以下以迨備把咸集謝執酒灌地跽而誓曰逆賊不道予奉命伐罪不幸處重圍中所賴固圉克敵惟諸將力是視其有便身家而忘國卹者惟明神殛之誓已手釃徧飲之諸將飲訖下拜謝始就主席命諸將以次列坐郡守位側冠諸將是日退坐主位坐中謝譬曉慷慨激以忠義諸將莫不人人感泣獻酬半晌成禮而退

謝韶石曰古之御將者挾纊投醪咸獲美報予萬不及古人諸將豈乏天性忠義者哉國士之報且旦暮遇之

十四日鄉紳原任左副都御史賀鋠祥等上公疏告急

月上時在張考功家共拜疏募敢死士邢進義翟從祿入京齎奏公給賞銀一百兩公疏外又有公書與劉少司農等

趙士喆步賈中丞拜疏請兵詩曰半載紳衿換甲裳哀鳴此日拜封章運籌安得王新建授鉞須來郭定襄咫尺五雲如可叫蕭條四野正堪傷害書逆賊休狂逞赫赫高皇卜算長

賊攻萊陽知縣梁衡禦之賊敗去 梁漢中人崇禎辛未進士

十五日巡撫謝璉巡城驗垛

謝撫櫛沐後周歷四城驗所幇築垛口環外用塱作郛內實以土堅築使牢高廣皆準舊垛厚二尺有奇蓋礮能透塼木數重而入土不過尺許此柔能制剛得之經歷者也謝於十二日檄以三日竣工果如約軍民之齊力可知

檄經歷蘇宗貴掩浴城遺骸

城圍三月氣蒸疫作死者皆隨便厝薶與城頭死傷者相間倉卒苟且多有暴露謝撫因命掩覆之

張北海曰解圍後予同王新褱姜鏡溟捐貲每尸一席移出郊外深壙掩之共四千六百有奇

毛荆石曰如三公者可謂好義矣比康熙甲申中大祲之後繼以大疫僵屍滿路予大聲疾呼於郡人而郡人無一應者始知古今人眞不相及也

遣人諭義民李淳然等聯絡拒賊

昌平之間有李淳然袁光印張前渠者皆任俠能奔走羣儔使爲之用而不覺謝撫在京師萊人言之甚悉今聞其各招義勇以自衛謝撫乃人給一劄遣呂聯芳王燦持諭諭之使聯絡聲勢

附記　四鼓縋西城而下偵晓望二人已出賊營伏深莽中恐爲賊覺需便乃行耳

十六日賊屯人馬於演武場旋散

辰刻賊馬步百許人自西奔東園聚於演武場東北少頃星散。午未雨如注街衢皆滿

有穉子來奔

午刻一穉子奔投西門弔入供云萊陽人年十四擄來已十一日又供賊私語大兵又有一萬將到

督師劉宇烈疏請撫賊

時萊圍甚急宇烈不能勦反爲具本題撫

戶部尚書畢自嚴侍郎劉重慶等抗疏排撫議

奏爲困城死守仍在赫怒命勦安淩祈請皇上救

課於水火之中以留全齊土宇以活億萬生命事
臣等思叛賊之變醞釀於逮撫孫元化者非一日
其吳橋倒戈待時而發耳一時而破六城剽剠一
空官民被僇子女玉帛滿車賊之罪已徹地通天
矣而孫元化乃以其言陷賊借名激變特倡一撫
之說而余大成仰其鼻息一步不前聽孫元化引
賊入室共成其撫之之局至夫忽而破登黃忽而
圍萊州屍横徧野殺人如麻而元化猶甘心囚首
詭計入都欲始終用撫之一著以緩須臾之死是

以賊無日不以撫愚我我無日不以撫自愚致我
皇上以聰明睿知發強剛毅之聖人乃於此際不
無卻顧也則撫之一字中於膏肓禍我家國天下
尚忍言哉今姦弁怯懦欺賣之狀總盡於徐從治
之一揭字字皆實錄南京諸臣謝陛等公疏能言
之矣此時發兵計數又將滿萬然閒彊半無闘志
王洪劉國柱可為殷鑒其救焚急著盡於丘禾嘉
慷慨激烈之談句句皆實歷職方司郎中李繼貞
能薦之矣臣等有血欲飲無淚可揮何能更置一

象然觀今之時其能死守皇上之危城百日不壞者謝璉也出之於黑地卽與以節鉞是皇上之爲計得也其奉命專征總皇上之六師一籌莫展者劉宇烈也加異數於散弃是緣一時乏才非皇上之爲計失也時爭一刻著難再錯惟皇上垂憐謝璉疏中之苦楚力行謝陞李繼貞疏中之忠言則萊城猶可救天下事猶可爲也至於撫之一字則斬釘截鐵可無復道矣日日往賊營常常通賊氣豈不是講撫乃萊城不攻不能攻也倏而破招遠

倏而攻萊陽求撫者固如是乎賊之猶用是愚我者不過欲借此一字緩進勦之軍心懈城守之固志耳不待其破萊長驅而後知也而何復汶汶也至於勦之一法調難調之兵行難行之法則剜肉醫瘡沈舟破釜可無再計矣一潰於王洪再潰於王洪劉國柱豈不是援兵雖監督在後不肎前也從沙河而昌邑而四逃爲督師者是何人也其敢於爲賊代題者不過借屈字揚之四款以聳皇上之聽以愚同朝之耳耳蔓草猶不可除況賊之猖

徦若此者乎則專命督臣立賜尚方何可不汲汲
也圍城鄉紳賈毓祥等具有公疏言言痛切至不
忍讀皇上但一省覽未有不怛然動念冒立而視
其死者矣公疏之外又有公書責臣等以別具肺
肝臣等之肺肝無不吐出於皇上之前不求諸臣
知也誚臣等以生於空桑臣等極力呼籲毫無救
於桑梓是真無父母祖宗矣臣等何以謝諸臣而
尚靦顏立於天地之閒乎情盡詞竭不能有加於
圍中諸臣一語知盡能索不能有加於南京公疏

職方特疏一件合詞上聞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四川道御史王萬象上疏排撫議

奏爲兵機貴速撫局宜破祈賜乾奮立決進勦以彰天威事遼賊自作梗以來淫掠殺僇慘毒異常神人之所共憤天地之所不容即旦夕之間猶不可與之同處况今已數月有餘耶奈何內外相蒙不圖進勦而止與賊言撫也更可異者灘兵與策兵可內外夾攻也灘兵乃退縮而不前按臣與撫臣宜同心共濟也按臣乃坐視而不救且王洪鄧

玘輩欽命解危之臣也今方虛張賊燄以惑我軍心不圖進勦只言招撫臣甚不解撫之一字何所見而云然也將謂理之可撫與我皇上以堂堂天子奄有萬方合天下而計之軍兵不下億萬以之除殘伐暴何往不克況海隅之警尤爲易制者乎今乃以天子之尊下而與叛將講撫國體安在此理之不當撫者也將謂情之可撫與賊自吳橋發難時卽當斂兵息戈以陳其不得已之罪靜聽聖旨之寬恩胡爲乎無端叛逆殘六縣屠登州圍困

萊城而使數十萬軍民士庶日夜艱辛曾不得一息之安寧也此情之不必撫者也况於勢之更不可撫與贊畫張國臣投書一次而摧折彌勤推官屈冝揚進城一番而攻打益急是彼明以撫誘我而暗以兵襲我也欲撫者固如是乎此又勢之不能撫者也夫既理不當撫情不必撫勢不能撫是賊之不可撫也明矣而今猶欲與之撫臣甚不解撫之一字何所見而云然也臣深維其故非逆賊欲撫乃敗事之孫元化欲撫也亦不獨元化欲撫

乃左右護庇元化者之皆欲撫也總之内外言撫蒙蔽皇上一人殊不知上下相愚反爲賊愚於國家社稷大有關係也若猶遲留不凌止言招撫必至殘破封疆敗壞而不可収拾矣雖悔亦何及哉我皇上聰明天亶神武夙昭當聖明獨斷立破撫局將内外之臣如退縮不前坐視不救虛張賊勢與賊往來講撫以圖徼倖寬已敗事之辠者悉撤回京師正法西轉另擇大將加以專征之權統兵進勦則奏效報功之舉可立見於今日也臣無任

倖覩昇平之治謹冒死以陳

十七日

附記　寨外賊馬步攢集行止倉皇詭詐間亦微露兵到意

十八日檄諸將選兵更番出戰

撫鎮檄集諸將諭令總帥各營之兵及挑選班軍門夫之健勇者分爲兩班更番出戰以均勞逸

檄府廳縣官遣人刼賊寨

謝撫又檄府廳縣揀選城頭趫勇健兒每深夜之際隨便縋城多方擾賊是夜五更東門獲賊滅鹵

太礮一位西南獲槍一杆

附記　張北海攜壺東樓與謝撫手談對酌彭參將至云外援不至城內如此光景豈上臺棋酒時耶遂罷局

十九日

附記　賊在城外云我不攻城只是圍困你糧盡不愁不開大兵我用銀買了總兵人人責陣休想他來救你張北海曰雖賊語卻俱是實話

二十日懸示諭戰罰格

二十一日疫氣大作檄醫官吳心泰安恭等分布四城治之

謝撫見守城兵民暑溼侵烝多染疾疫檄醫官吳心泰等四人分布四城行府給以藥資問症投劑
姓名報聞

鄉紳飲諸將於姜園
張考功等醵酌邀城中各路將官飲於姜園誓以
勿貳

二十二日發兵擊賊
頭班出戰都司成欽命領左翼撲南關遊擊張汝行領右翼撲東北水營守備陳顯祖領中軍撲匡

南賊備西北獨密礮若列星謝標家丁死於戰者
四人中右亦各傷數人然殊死戰而二班又分出
接應自辰至午鏖戰者久之二處共奪大礮二位
百子銃四門盔甲十四副刀槍火藥無算斃賊甚
多以隔寨不能割級也謝撫楊鎮徐翟二內府被
甲持刀親督戰後故士卒用命
遣人焚賊窩舖
二鼓絕二死士暗持火鑵拋入寨內燒賊窩舖羣
賊驚呼城上復虛喊以懼之賊駭奔竟夜

二十三日發兵擊賊千總李夢果死之

黎明二班出戰參將李景都司折雲堵截南關遏賊西來撫標遊擊秦大鵬孫玉增鎮標中軍王自林馬岱等俱撲東北賊不料連日出戰又不意若是之早驚慴無備我兵直擣寨下火礮火罐斃賊甚多千總李夢果甚勇善射守東城有功為賊射中心窩而死

補士喆曰李揮使夢果白百户仲仁其先皆邑目人也李優賀善射白敢勇出奇屢有斬獲竟為賊鏃矢所傷衆人士靡不惜之

兩君驍桀出峯村苦戰亡身實可哀欲賦國殤酬
烈士只愁餘怒乳風雷

附記　午後賊遣西關民趙某入城送
護書謝撫軍立斬之仍擲其書於城外

二十四日西南有礮聲

辰時西南礮聲轟二次賊數百往西飛奔

二十五日賊自東如西

辰時賊馬步約二百餘自東而西獸聚鳥散踪跡
莫測○午刻西杲村礮聲南起烟一炬約三十里

二十六日大雨

已後漸雨二鼓後大雨徹夜街水深尺許次日午後始霽

二十七日督理劉宇烈復至昌邑提督陳洪範副將牟文綬等兵尋至

二十八日發兵追賊都司庞欽命礮傷一臂五鼓城東南望城埠神山頂放火三炬起火六七枝黎明見有人攢結若蟻布列山上賊驚奔往迎山上礮響若雷再隱再見如是凡兩西南亦礮響烟起若與東南爲犄角者謝撫命啓北門伏人於甕城內復啓南門令三百人持兵械往來女牆中覘賊動靜門未啓賊已環礮兵出礮傷六七人都

司戒欽命勇敢先登者為大礮打去右臂落地張北海曰欽命有才力而朴實事平持斷臂求當事者題叙當事曰此汝之命無臂何能做官爲之絶倒毛荆石曰無臂即不能做官加之級可也予之僉可也乃槩以無臂二字抹摋灰義士之心沮忠壓之氣戰場英魂得不啾啾夜泣

二十九日東城縋人探賊

東城寇丞縋三人下城竊聽賊私語云此番大兵殊非昔比撥兵皆不能敵奈何又前聽之見一頭目巡寨歷語人曰汝等須好生用力事情只在這

幾日主將令箭調兵守寨者不滿三四百人須防

蠻子偷營

賊仍列兵於神山

東江大帥黄龍帥師復登州不克而還

六月初一日廵撫謝璉昭告於城隍廟

謝公作文一通虔告城隍遣郡縣官持往陳揑冀

其默佑

遣人齎奏竝遞塘報

亭午雨夜半尤甚謝撫遣聽用呂治國陳國棟入

京齎奏呂聯芳王燦下塘報深夜冒雨始克成行

蓋賊防備較前倍嚴也

初二日北城縋人探賊

北城任別駕遣四快手聽賊語大都與二十九所探之言相同賊又言萊城不下皆彭鑾子楊五兒楊鎮乳名之力必得而甘心焉賊之憨很若此○二鼓高望山舉火放起火三枝海廟前放起火五枝正西亦舉火

初三日賊持火把西行

附記　是時城中病泄者多蓋食淡既久又爲戾氣所搏故甚者多不起嗟此蒼生曷罹其極

初四日賊結營於西十里舖

約數百人

初五日南城發難民探賊

南城發難民三十餘人直至賊寨竝無賊

户部右侍郎劉重慶上疏請闗寧兵

奏爲孤城不絶如綫苦守百日堪憐謹據撫臣與

郡守手書竝萊城鄉紳公札泣血上告以拯闔郡

垂亡之命以釋皇上東顧之憂事竊惟萊州一城

如斗被叛賊重寨重濠围之千計百計攻之臣等
計刻而算度日如歲不覺在火坑中百日有奇矣
雖合疏特疏未嘗不痛哭流涕然其中迫切光景
殊描寫不盡也今四月二十八日有謝璉塘報五
月初四日又有塘報同是日有萊州闔郡鄉紳賈
毓祥等公書皆一字一淚一淚一血嬰城百日之
苦楚不啻百千狀孤壘一旦之存亡只在呼吸間
真有不堪痛哭流涕者矣其怨臣等以坐視不救
安也其提醒以忠孝兩字無安頓處臣等真無地

可容感發以骨肉性命漫不關心臣等眞慚愧欲死夫一城之命將盡已乃一逃再逃之王洪猶然無恙也豈逃虜一夫之命獨重而堅貞數萬之命輕於一羽乎孤注之鄧玘可策也乃專命援勦之督師但聞先退入濰今復至青不知其作何籌畧也豈萊城一塊土眞視爲可有可無如圍城諸臣之言乎陳洪範慷慨而行是矣牟文綬何以自前月二十八日起行此月十六日夜方抵都門也豈拯溺救焚之師尚如是逍遙自在乎樞臣請兵之

始皇上卽赫然震怒限以時日到昌邑而無柰若輩之泄泄也此可不飛檄督之使前乎此臣等之泣盡血繼不能不請也臣等細思今日病根其爲賊所愚爲賊所賣者無言已其將之懦弱兵之驕悍只起於賞罰不明四箇字以致號令不行軍威不振人心不固也司馬法有先罰而後賞者則憤逃之王洪當處也法之所行自上下也大將苟免誰復知法肆諸市朝皇上必有立斷不懲旣往爲警將來乎司馬法有先賞而後罰者則已故之撫

臣徐從治當優也從治爲皇上死守封疆竟以身殉此段忠烈真足千古進爵加祭皇上必有特恩不予死者生何以勸乎撫臣謝璉與從治同心死守今獨力支持矣數米而炊破屋而爨智盡力竭尚能董戰殺賊其氣百倍此不可特爲慰藉以勸勞臣乎朱萬年千分拮据千分劬瘁守土之官守死不易此亦一奇男子也若楊御蕃親冒矢石百歷風霜彭有謨躬擐甲冑獨當一面雖古名將不多讓也李景只三百餘人耳重圍直透目無全賊

有足多者此數人者若不立賜褒賚誰復爲皇上出死力衛封疆者至若今日破賊實著斷斷非馬兵不可撫臣謝璉叩請馬兵五千蓋自與賊衆相當言之也今打算已發之馬兵僅足二千耳又皆所統京營之羸馬瘠馬不堪用者其何以制勝也臣等又思北邊目前倖稍無虞闗將有參漢兵丁若得靳國臣於中抽調三千即以國臣馭之便是當羸兵數萬閫國臣驍將也戰將也以之衝鋒陷陣敕與陳洪範鄧玘牟文綬等同心共力刻期滅

賊計曰班師廢秋防尚可不悞一舉而兩得矣皇
上自爲社稷封疆計慨賜俞允當不俟臣言之畢
也臣等一聞斯言刻不能待謹取其大畧冒死上
聞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四川道御史王萬象上疏請關寧兵

奏爲孤城貴保萬全大軍難緩須臾急請關兵以
彰天討以救蒸黎事臣又據接來塘報言賊逆天
滅理背國忘恩自稱替天行道元帥擅刻印文不
遵年號又於招黃等處設立僞官似此僭越大傷

國體臣前疏所陳理之不當撫勢之不能撫乃於
今日驗之矣無奈執政者圖片時之安而無長慮
卻顧之思佐理者儌萬一之倖而乏久計萬全之
策以致我萊城困戹至今豈不傷心也臣試歷歷
爲皇上言之萊城被圍諸官皆傾心報國之臣也
而優於武事者惟徐從治一人今一旦爲飛彈所
中諸官無所適從合城失其重望矣烏得不又畱
一番心思臣深爲文臣慮也武將中惟總兵楊御
蕃參將彭有謨奮不顧身各守一面此誠國家之

干城也但在城之兵有限在外之援無聞二將雖智勇兼備一人之身能當八面之鋒乎臣深爲武臣慮也如養兵供門夫紳衿家家不遺延遲日久則紳衿無多之蓄恐難應兵夫日久之需倘有不繼能必其一無異志耶臣深爲紳衿慮也民爲邦本食爲民天萬口待食未必皆家充而户裕也平居之時猶且有日用之不足者况數月之困乎吾知有餘之家亦告罄矣其不餓死於今日者幾希臣又爲百姓慮也凡此數者臣豈爲桑梓之情慮

哉殆爲封疆慮殆爲國家慮也今陛下欲用陳鎮
督兵是以遼人破遼人誠爲勝算又聞島兵跨海
襲登亦分賊勢之一奇然皆不若祖大弼等素爲
賊憚何不詔之激以忠義而使之掃除狂奴哉總
之今日之謀兵食兩艱斷無坐守空山之理此番
之撫主臣俱辱又豈逍遥河上之時言念及此無
淚可揮犯顏上達恨不就死日日疏上請兵也兵
發何處朝朝樞中命將也將勦何時臣反覆深思
非關寧兵不足以禦寇非關寧將不足以驅賊恢

後登萊在此一舉伏祈我皇上急敕祖大弼金國奇靳國臣吳襄刻期進兵臣願作監軍協勦倘此行不濟臣即以合家殉之特此悉陳萬勿遷延覩爲故事不然臣與賊誓不俱生矣安肎覥顏偷活於朝堂耶臣無任破格邀軍泣血待命之至

毛拊石曰劉王諸疏直包胥秦庭之泣矣卒之感九閽而誅罪撫撤邊防以解萊圍其造福於桑梓者功與李芊槎方玄根諸先生等比烈矣

初六日小石島有船

海中有船泊小石島

[illegible]如南如東不已

酉刻賊三四十騎皆冑鎧鮮明分爲二隊一趨南

一趨東若有所聞而奔赴者

初七日遣劉良臣出催兵

仍持鴿爲信

初八日賊運遮牌西去

賊運遮牌無數往西行

初九日上以太監高起潛總兵金國奇副將靳國臣

劉邦域參將祖大弼祖寬張韜遊擊柏永馥並原任

總兵吳襄等統關寧夷漢兵丁勦賊

初議者以賊皆遼人曾臨大敵多謀敢戰我內地兵脆弱不敵亟調關外夷漢丁勦之職方郎中李繼貞（號華槎太倉人）力主其事（有撫局大誤乞撤關寧兵馬勦賊一疏）兵部尚書熊明遇乃遣人問關撫方一藻（字玄根）意見相同遂請調發得俞旨調各部夷漢丁四千八百餘人以監視中軍太監高起潛監護軍餉以總兵金國奇為帥而以副將靳國臣劉邦域參將祖大弼祖寬張韜遊擊柏永馥等各領所部隷焉原任總

兵吳襄父子亦從軍立功

附記　賊在城外罵一夜城上亦罵自後卒以罵常

錢贊伯曰父老云東南角賊掘一坑其罵甚酷城上放礮則藏其身於坑中城中恨之後方出頭張口城頭急發一弩

中喉而死快哉

初十日賊潛上塌城川兵擊卻之

四鼓東北角塌城復有數賊潛上幸川兵瞭見即礮擊之

十一日賊在城外遊兵

附記　夜張考功同謝撫徐監坐東城頭至夜分見雨後新霽月朗天清萬戶寂然無聲三軍枕戈

露守張因歎息咏衷瘡
出陣飲血登陴之句

十二日有稗子投東城

東城下投來一小廝供稱沙河人爲賊擄來云大
兵俱在新河西水漲不能渡

十三日枷窩賭張所蓄

謝撫以連日門夫越城投賊有因賭輸所致者且
兵丁尤甚訪知本地慣賭張所蓄等十餘人俱重
責枷示

賊揚言受撫

先是推官屈丐揚自請入賊營講撫賊陽禮待之
丐揚遣人來言賊已受命守烈以聞於是部科會
議謂賊既願撫丐開一面有旨叛逆必誅脅從罔
治朝廷自有定法爾部科既說悔罪求生姑從開
網昨劉守烈又有破招遠犯萊陽之報如此情形
豈是真心悔罪着該督撫按一面厲集援師亟解
萊圍如罪弁亂兵果輸誠歸命必責令如何自贖
永銷疑貳不負朝廷肆赦矜全大彰恩信之意勿
得苟且游移但以遥請塞責該部即行傳諭守烈

乃手書諭賊令以解圍爲信以故賊於西城下揚言曰屈推官已爲我請撫俞旨已下不日將到我等俱是一家今後不必打礮

十四日

附記　謝部石曰張北海銓部楊翰城總戎訪余城頭竟日手談內翰徐振宇時飲負者以酒澆狼笑傲煩暑爲滅頓忘身在重圍矣

十五日東城發人取柴

賊云我已受撫遂送柴木數根

賫塘報不果

月明如晝守寨賊甚密不克成行

十六日賊載糧東行

平明賊敺驢數百頭牛二百頭負糧投東去已後復有賊六七人乘馬自西關出亦敺驢四五十頭東三兩東行

十七日聞兵信

南門出二門夫於賊寨取柴聞賊相語曰大兵不能渡新河改道海倉矣

十八日發兵刼賊寨遊擊馬登先駭傷一腿

四鼓撫鎮傳各營兵將集南門五鼓啓牐騰躍而出徑奔東南寨邊賊徒亦少諸兵亦用力但刴寨俱大木入土堅厚不能卒拔戰久撤回是日我兵敢勇礮矢如雨斃賊五六人傷者亡筭而我西兵遊擊馬登先被賊礮打傷一腿

十九日西門川兵礮擊死三賊

附記　內府翟公縋人下城取柴賊欲放礮忽走火自焚共藥燒死數賊

二十日東城縋人取柴

東城縋五十人打柴被賊礮傷四人

遣人賫奏竝遞塘報

竟夕雨賫奏塘報人漏下一刻始越寨而去賫奏則家丁趙之登遞太微塘報則家丁朱應明臧進忠也

二十一日立秋

謝韶石曰戍樓風雨枕簟清凉便冷然有蕭瑟之氣圍城自春徂夏歷夏徂秋節候屢變而援兵不至私念國家豐圍居常文武戲渝一遇有急如瘖啞跛躃噤不出聲輭不能舉可勝歎惋

張北海曰賊圍城以春初倏已屆秋援兵跬步不進而廟堂築舍之議堅以撫字爲孫元化脫卸之地誰秉國成殺我東人至此

西南有礮聲

前兩夕亦然

二十二日

二十三日西南有礮聲

侵曉至午聽西南礮聲極其分明賊往來張皇狀

若迎敵南門啓牖掌號作發兵狀以試之而賊仍

多環守

二十四日海上有狼烟

附記　謝詔石日酉時於城頭望東南見虹霓懸

挂天半其蜿蜒之勢從地亘天生平所未見或云

山下有洞當從此出昔覽小史言虹霓就登不飲定知非誣

二十五日賊言犯萊陽失利而還

賊言犯萊陽爲萊陽官設伏傷賊甚多

二十六日賊言擒我參將孫應龍徐樹聲

賊說津門參將孫應龍南營參將徐樹聲皆爲所擒船隻盡爲所得

二十七日賊請任別駕議和

北門一頭目賊帶領二三十人請任別駕講話意欲求撫

謝部石曰其致詞甚恭任反覆以理曉之賊俱首肎且云傳之主者似有就我戎索之意

毛荊石曰謝公死矣賊自二月圍棻廟堂之上倡撫議者已非一日賊果有意就撫則卷甲東歸朝廷自有肆赦何必請命於新亭諸老哉況昨夕猶沮告急之伻而今晨頓有乞盟之舉善乎劉司農之言曰是賊陽以撫愚我而欲陰以兵襲我也謝公遽有就我戎索之信不待歃血七夕而已知謝公之墮其計中矣

孤忠錄曰是日千總李景明縋城拔寨驍勇絕倫射死賊二名賊衆擁趕又槍刺賊一名城頭咸以忠孝奇之景明夢果子也夢果死於賊即以景明承父職云

二十八日神山舉火。西南有礮聲

二十九日推官屈宓揚送稟於謝撫

南門報屈推官使手劉進科下文書謝撫命收之據稟渠於五月朔抵萊州具揭督師於十六日代題朝議紛云閱兩月始奉俞旨俟開讀賊即退謝撫以數字答之

謝詔石曰彼姑妄言之我姑妄聽之益申守備撫不撫不以與吾事也

三十日又議稱貸

謝撫以鑲金將匱又與郡守定議城中稍裕之家俱約集城隍廟委曲勸導隨其力之厚薄令傾心書劵復借得銀七千八百兩再加接括可充也八

兩月之用然募化之苦殆同持鉢矣而素封之家
無弗洗囊矣

戶部侍郎劉重慶上疏請降爲御史督師

時萊城久困彝漢丁雖發而中外仍以撫爲主侍
郎劉公感奮上疏欲降爲御史身履行閒以申嚴
賞罰鼓勵兵將

奏爲萊城一刻難支解懸萬分難緩臣請身履行
閒以申嚴賞罰立拯垂亡事臣萊人也情急呼天
有孤城不絕如綫一疏奉聖旨徐從治等已有旨

了謝璉等堅守危城統俟事平敘議弁文綏何故
遲到着行查明白本內所請兵丁是否可行着確
酌來說茲傳敕劉宇烈亟遵慶旨速圖援解該部
知道欽此欽遵臣焚香叩頭涕泣如雨固知聖上
加意如此綫之土不肎輕弃也夫萊州以彈丸一
城其關係全齊天下安危人人能道遂成套語然
極吃緊極切實無如此言者萊之西即青再西即
濟自淮安至德州盡漕河皆環焉萊之所以固守
四月不破者以撫鎮守令紳士同心而為一人共

拋一死是以能存也試問青濟城守之人可能有一二分如萊否人已半空志則全解特觀變而走耳若萊一不救賊必長驅漕運一斷則南北中梗外援一阻則軍餉匱乏天下事直有不可言者臣實至愚言之心碎皇上天聰天明未有不於此際長慮卻顧赫然動念者也臣前疏有言病根只是賞罰不明四箇字然求其病根之根只是撫之一字爲賊所愚爲賊所賣耳臣請皇上自爲社稷計心腹封疆一寸難輕弃咽喉重地一著難再錯臣

叨皇上豢養已二十七年矣年過半百位及卿貳心膽尚能匹盡筋力尚堪驅策若不能一出死力救萊城億萬命於水火之中將上辜君父下負妻孥生無鬢肴對衾影死無面目見先人皇上亦安用此臣爲哉臣請皇上慨然獨斷鐫削臣銜仍使爲數年前簪筆御史立賜尚方一口令臣手捧至督臣劉宇烈軍前得爲左監三令而五申之凡軍前事叵或搖惑軍心或洩漏軍機或擄掠小民或較轢官長或逗遛觀望退卻一步者副將以下即

以軍法從事臣得力贊其淩茍局面不破心腸不
換其鎮帥大吏臣得以白簡馳奏如此實做得去
若軍聲仍不振軍威仍不肅萊園不即解叛賊不
即退者臣即以身殉萬不敢辭也至於臣行不可
以無兵前疏所請馬兵三千速責樞臣及時調發
臣行不能不用人打開文網務盡其才許臣與督
臣按臣盡心參酌軍行不可以無食其一切錢糧
預爲措辦責新撫臣與左右布政殫力料理臣破
萬死以申三尺救億萬以報聖恩轉危爲安因禍

成福只皇上一轉念閒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秋七月初一日督理劉守烈使都司程嘉訓來言撫

事

辰時督理所差都司程嘉訓投上稟帖口稱奉督

師令傳孔有德等擇吉接旨業卜於初四日導迎

至未後屈推官差快手劉慶永持督理書一封進

城以撫事已成相聞內云撫事已定烈一身任之

近而一時之唾罵遠而千載之是非俱非所計望

台臺稍示寬政等語謝撫遂命朱太守差書辦一

人快手一人同原差持帖拜屈推官並傳諭有德

附記有德賞去役每人銀二錢

初二日巡撫謝璉發書於屈至揚

未刻發書於至揚令諭有德先撤圍後開讀賊言

撫事已成不必放礮遂相信之一賊試礮孔割耳

遊營以示我不疑

附記朱太守差人送屈推官下程賊回西瓜甜瓜各二

初三日屈至揚同賊西行接旨

屈同賊西接旨午後又有四百餘騎按轡而西標

旗新彩

毛荆石曰接旨時賊有四百餘騎尾之以行蓋欲襲宇烈也賊先遣李天工來詐請宇烈相見俟亟揚非隱語相示則謝朱二公之禍宇烈先受之矣

初四日差官嚴正中齎旨過新河

先是宇烈得旨即手書諭賊撤圍時各鎮將競遣人輸款陳洪範遣嚴正中往鄧玘遣陶安國往牟文綬遣程嘉祥往賊亦遣李天工來詐言必得一大臣儋當願請劉督理至新河一見且求先將旨意鈔去看過方來接旨開讀宇烈懼爲所劫亟揚

亦慮其不測於稟揭中作隱語有贊禮蔵有及昌
邑濰縣儼然而來云云守烈遂不往差嚴正中送
龍亭過河河水泛漲監視中軍溺焉至晚抵河東
岸賊擁而去
初五日龍亭至萊城外
差官嚴正中齎旨到孔有德叩迎入花園安託前
以守烈不往賊計不行至是令歹揚稟云欲求防
院一面然後定解圍開讀之期謝撫諸之中後復
稟云先撤南面之寨易定解圍之日

張北海曰謝公素不言撫至是而亦從之者直以久困無援內儲告罄不得已躬試不測為孤注計耳

初六日巡撫謝璉知府朱萬年內府徐得時翟昇出城撫賊

辰時雨屈丞揚親入城與謝言甚悉且云賊真心求撫云云謝諾出城撫之時總鎮楊翰城鄉紳賈四寨趙芝庭張北海皆力止之而謝弗從曰萊圍且六月勢無奈何苟解萊圍何惜一身未刻雨止屈又入請防臺出於是謝撫偕徐翟二監及朱太

守皆出城直至濠南石牌坊下從人不許帶寸刃各賊前作悔罪狀且稽首云初八日回登有德仍涕泣不勝各官回買四塞等入勞謝公言不可輕信再出謝以迂腐目之入夜賊撤更籌寂然無聲

毛荊石曰是日防監守俱出而賊不遽加害者意在誘兩鎮也當謝撫賊時張考功與楊總戎登城樓望之張問楊曰謝公祖約兄出城如何獨留楊笑而不答第令家丁密布槍礮以防不測嗚呼楊鎮勇矣而未始不智也

初七日賊誘殺萊州府知府朱萬年並執巡撫謝璉內府徐得時翟昇以去

掖人李照登騎馬進城屈亞揚復入趣請出城開
讀辰時朱太守同禮生四名於掖河南劉家莊開
讀賊畱朱公飲營中甚驩朱公信不疑入城言於
謝曰賊撫是真各小頭目願見謝備銀花四對紅
緞四疋銀四十兩同徐翟朱復出再約楊帥楊曰
總鎮唯知殺賊不知撫事也堅不出時有言備衞
以防不虞者謝叱同比出賊先言要餉銀四萬兩
謝叱之與講移時諸語人多不能辯城頭但見賊
且拜且退公且語且前誘至驛門名賊皆按刀眴

目未幾東西兩聲礮響羣賊徑前執謝朱公頓足大罵叫號躑躅賊以刃剗其頸（硯師紀云賊擁朱呼降朱厲聲曰吾死矣汝等固守罵賊不絕口賊恨之亂刃交下遂遇害）翟監擧首並徐監縛去嚴正中斫死屈正揚身被二刃墜其一韡跣足犇入從人被殺不計其數一時如天崩地裂人人面無生色幸城頭密置槍礮賊未敢闖門而入也守城軍民皆如驚豕駭鹿震讋失魄鎮廳縣極力彈壓鄉紳等多方聯屬久之乃定是夜張參將（汝行）聞內府（玉桂）張北海守東門寇二府吳參戎（登泰）賈四

塞守南門彭參將守東北角何內府逢沖任三府李

參將昊守北門趙芝庭守西南角西門則仍楊鎮

與洪令也

張北海曰余等同謝朱諸公宿戍樓五閱月患難中情如同氣今一旦陷身賊所不知此時作何情狀余昇夜宿謝榻言念國恥撫枕潸潸一夜目未成睫聞賊在城外罵云僞每日罵我遼欵今日之事欵果屬誰噫賊言是矣然誰使之而欵豈真在圍城命存湯火中人耶

謝象三曰事平後余以朱君死事最烈請加優典以勵風化爲宗伯所阻幸聖明深鑒其忠卒贈廕廟祀如例公論快之余仍建坊於南門外大書朱太守罵賊死難處以旌之

趙士喆曰朱公彊力任性頗不爲物情所喜然賊叛之初首倡效死軍需供億竭力嘔心其功有不

可泯者撫敗被擒罵賊
死萊州城下嗚呼烈哉
朱季由來彊直名晉將七尺障孤城可憐功業隨
流水罵賊猶堪比杲卿
趙吉士朱太常傳曰萬年字鶴南黔之黎平人萬
厯中舉於鄉歷官守萊州有惠政崇禎五年二月
叛兵既陷登州乘勝來犯城中士民洶洶欲竄萬
年下令嚴禁遷城固守被圍數月萬年飭守具給
軍食未嘗乏絕外圍益急城中守禦益堅叛兵知
城不可下又恐援兵四集數詭詞乞降當事信以
爲然而不虞其詐也命萬年往受之萬年曰叛兵
殘破郡邑殺朝廷命吏自知蹈不赦律必無降理
且未經大創其志甚驕往則徒損國威耳然知府
食祿爲王臣此身固不敢惜也毅然遂行果爲叛
兵所執萬年詭之曰爾執我無益可以精騎從我
呼守城者出降叛兵果以精騎五百擁萬年至城
下萬年大呼曰我已被擒誓必死彼精騎盡在此
可發礮急擊之然以我爲慮守將楊御蕃猶不忍

萬年復順之大呼叛兵怒將殺之大罵而死城上人見萬年已死遂發礮叛兵所擲精騎死過半其鋒頓挫事聞贈太常卿賜祭葬有司建祠官其一子而登標謝建與萬年同往亦被執

任明經唐臣朱公廟聯曰可知節比睢陽於今三十載雨雨風風猶時見攢刃中怒目張鬚之狀莫墜淚如峴首試看億萬家老老幼幼亦孰非圍城內嘔心吐血之遺

毛荆石曰吾今而知聽言之可以信行也劉守烈撫賊有唾罵可不論是非可不計等語其繼也養虎貽患甘心逆竄而罔恥朱太常守城有生爲奇男子死爲烈丈夫等語其究也喋血噴賊廟食百世而如新然則人之制行豈不以言哉

初八日公議城守事

廳縣鎮將鄉紳公議於南門樓諸公俱黙坐張考

功言曰事勢至此大家唯有死守而已今日之議不過爲撫府陷賊城中無主耳有鎮臺可以控制兵將有廳縣可以督率士民何愁無主然約法者兩言今茲以後餉銀不足責在廳縣鄉紳若是而將驕卒悍責在總鎮於是諸公齊聲皆以張言爲是

賊擁被執巡撫謝璉赴東城

已時謝撫來東城請寇亟語命守陴者勿譍以大礮擊之

初九日坯四門

鎮廳縣公議圍困日久人心𩢍脆此後不必發兵與戰只堅守爲妥耳於是四門俱用土實坯

賊擁被執太監徐得時至南城

賊擁得時於城下徐問曰朱太守進城不守陴者曰未也徐頓足曰噫朱死矣城上以礮擊之賊復引徐下南寨去

初十日楊鎮置帥字旗於鼓樓以爲中央主旗

上命東撫朱大典與巡按謝三賓速赴行間督諸將進勦謝字象三浙江鄞縣人

上以巡按王道純監紀軍事師久無功命凡用兵處皆擇才幹御史往代有功一體論敘都御史陳于庭以三賓請上允之命以巡按兹監紀星馳料理長安有爲謝危者三賓曰朝廷養臣子正爲有事之用若皆避危就安國家事其誰任之遂製甲胄且上疏力言勝勢在我賊不足憚了此不過數月因陳進兵固守取勝用間責成五策內閣江右

鄭公（名以偉上饒人萬曆辛丑進士）見之謂謝曰頃讀君疏知賊
不足平矣命下之日即陛辭赴軍

彝丁抵通州

上以彝丁未嘗入內地處有驛騷凡一切犒給安頓之法皆出宸裁纖悉周備彝丁咸感激用命至是抵通州謝監紀亦出都門適相後先處東省州縣未爲料理即移檄各官令出關廂督率整備飯料打點次舍標識停當仍撥馬導引來兵照標安插豐其委積俾所至如歸於是彝丁一路相安無

犯

十一日魘姦細孫高捷竝斬李照登

辰時初八日差下塘報孫高捷回細詰知爲賊擄

亍以金令作姦細遂魘之又審初七日騎馬進城

之李照登果爲賊用隱匿塘報給言真撫致我撫

府被誘立斬之。連日多有縋城投賊者俱提回

正法

十二日賊如西如南不已

賊送被執巡撫謝璉等於登州

午刻高幰新飾六七十人擁護謁撫東發蓋賊知
城不可得因送璉及徐翟二監至登州開於空署
十三日賊放礮
賊放大礮終日不絕聲
鄉紳張忻等草公疏
內有萊以撫壞云云張曰此余等不擇音之言也
有因疏語過激遂怒東人欲必斷送而後快余等
不足惜其如墻土何
十四日賊掌號集兵西行

十五日梟踰城垜夫

夜東城一守垜夫下城投賊尚未過濠復令二人追之拏回梟示二人各賞銀五兩

十六日竝二垜爲一

楊總鎮以垜多人少乃竝二垜爲一

賊運大礮西行

四川道御史王萬象上疏請斬劉宇烈

奏爲叛督之欺誤既深危疆之收拾已晚懇祈聖明赫怒立斬罪臣急定萬全事遼賊無端反叛殺

官戕民罪惡滔天自揣不赦奈何謀國者樽俎之
折衝之謀樞密多庸碌之輩戡亂無策苟且目前
督勦之事竟使劉宇烈當之宇烈一入齊境而東
事無實作用塘報無真消息賊本棕戈也而篤言
乞哀將本通賊也而不行糾劾全副精神不用之
申明天討而用之仰承樞意反爲賊上疏請撫約
期解圍統領數萬甲兵逍遥河上綸綍之言遊戲
軍前三春已逝挨至長夏長夏已逝挨至中秋始
也籠絡賊子而從事失時繼也弄假成真而欺君

誤國遺李九成一書札借爲兵符遣屈亙揚數入城暗作間諜使賊窺破虛實益肆狡詐持假旨將萊城賺開誘擒巡撫謝璉殺死知府朱萬年即此一事劉宇烈即碎屍萬段亦不足以償東方之恨臣度我皇上必不愛一宇烈而奚破封壃叩乞天威乾奮立斬姦督誅一誤國之姦臣則衆臣皆懼戮一賁陣之懦將則諸將皆驚即張國臣屈亙揚鄧玘劉國柱亦知國憲之所必加也萊城雖小三齊之命脈係之倘有疎失則青東濟兗必爲萊城

之續矣豈可漠然視之爲可有可無之地哉今關寧兵既已調進尤當速易重臣以督其事然重臣又不必廷推遠求也即新撫臣朱大典假以便宜新按臣謝三賓加以監紀自足鼓勵軍心則東事可指日而定矣臣報國深憂特此上陳萬勿再行部臣停留時日倘以臣言爲不急之務仍使劉宇烈任之臣必與劉重慶高𨥧宋可久相繼抑鬱而死矣臣無任嗚冤具奏

附考　高𨥧字叔振膠州人萬歷辛丑進士宋可久字桂石膠州人天啟乙丑進士仕至吏科給事

中當請纓解救圍語甚激切

十七日南門啓牖試賊

賊寨闃無人行跡亟啓牖試之賊鳴金集兵亦不甚多蓋俱西迎兵矣

上遣緹騎逮督理劉宇烈下獄巡按王道純回京易議

初撫議之興人皆知其不成獨督理與各帥信之大司馬主之至是事機波裂舉朝痛憤上乃遣緹騎逮宇烈下獄並道純亦回京易議

十八日聞西南礮聲

賊攻平度總兵陳洪範劉澤清副將方登元禦之（張北海曰登元貌甚小而行軍有紀律兵士不犯法）

十九日川兵夜索衣於張紳

前夜二更後張考功巡城至東北角彭參將言其兵自二月二十一日上城無頃刻離況地今歷春夏而秋矣欲在當鋪買衣而人不應余何顏以法制兵士張謝曰願明日設處至四鼓彭兵果向張騂中索衣黎明張遂詣南城言之寇丞以張趙兩

家貲庫運至城頭任其兵擇取焉保業全書曰東事既寧俱各敘功獨彭參將以索兵衣獲罪張宦未得優錄然而守城勞績曾不以是而沒也

二十日西南礮聲

午刻聞西南礮聲此後遂寂然

副將牟文綬何惟忠帥師救平度戰於門郈惟忠苑之門郈州西二十里舖

賊攻平度川將牟文綬何惟忠率兵救之至門郈與賊戰幾為賊殲盡惟忠陣亡

賊屠窩舖邨

平度有義民張前渠居於窩舖糾集義勇保守巨嚴賊初以遊兵至皆卻之至是賊以全力往攻且用本地人入邨作內應張一家俱被殺死僅一子在外得存窩舖闔邨屠焉

二十一日大兵抵德州

附記　南城紳人濠外刈草一賊曰汝大兵不日到矣聞之喜而不信

二十二日賊攻平度賊魁陳有時爲我兵所殺

毛荆石曰賊魁有五今有時斃去一凶矣

監紀謝三賓抵濟南
謝至省下有緹騎來見始知為逮督理也時宇烈
在昌邑謝慮軍前無主留緹騎青州而亟往昌邑
邀宇烈赴青開讀
二十三日賊擄陳有時之屍一自平度
賊三十餘騎舁一匱自萊來驢數頭載婦人車數
兩載臥者後知為陳有時屍與礮傷之賊也
二十四日屈至揚死於城隍廟
屈自七夕犇入即閉城隍廟中絕其飲食至以浮

擒雨水雜衣絮咽之至是死毛判石曰當新河接旨時賊請督師相見屈慮眞不測於稟揭中作隱語字烈遂不往至城南開讀於謝撫則趣之使行豈軍前不可少一撫賊之督師而圍中反可少一千城之陷撫也耶餓死廟中不得議葬人之刻矣

二十五日聞西南礮聲

二十六日

二十七日擒一賊祭旗

參將李景縋人設伏生擒一賊諱名周倉者梟示

剖心祭旗其肢體不移時割食殆盡

二十八日聞西南礮聲

二十九日聞西南礮聲

有馬賊千餘西來旋復馳去

八月初一日西南礮聲

監紀謝三賓至昌邑

謝至昌邑守烈已聞被逮易服入鄧營謝差官請

回尉藉令速發仍發登州府推官護行

孫元化張燾等伏誅

罷兵部尚書熊明遇仍聽勘起原任總督張鳳翼

之張山西代州人萬曆癸丑進士

初二日監紀謝三賓戒諭諸將竝斬逃兵以徇

謝集諸將士宣布皇上德意告以國家法度鼓勵責成人心懍然先取逃兵在獄者斬之以徇設二大旗於門明示賞罰因按視營壘查閱糧草戒諸鎮不許再遣人入賊營講撫親臨淮河嚴查姦細戒諭守河官但有不奉差遣擅自渡河者斬以此賊諜遂絕

毛荆石曰此舉甚快人意蓋有大經濟者施爲固自不同也守烈聞之應愧死無地矣

初三日賊東西往來如織

三更後西南礮數聲

巡撫朱大典監視呂直俱至昌邑

監紀謝三賓上疏請斬逃帥王洪劉國柱

時軍前主客兵雖有三萬而暮氣萎苶策之不前

法當申嚴紀律因疏請斬逃帥王洪劉國柱以正

軍法得旨革職提問

初四日郡丞寇化議派餉不果

寇以餉銀將匱又集城中少裕之家於城隍廟復

募捐得三千餘金張孝功曰圍困日久城中無家不管兵飯米斗數金柴斤百錢百姓筋力竭矣派捐而勢不能應恐法窮而民變城中尚有稽積億萬者得其一二足當數十何屑屑若輩爲也事遂寢

錢贊伯曰寇公頗短於才見捐未有不商於縉紳者竊意自是距解圍止半月或未行耳張公掠美然議論正大故存之

東嶽廟火

初五日賊移窩舖

東北角寨外賊窩舖移三里外

賊運大礮東行

賊自西運回大礮數位東行

監護太監高起潛復遣都司朱國祚等入登招撫

監紀謝三賓上疏爭撫議

起潛遣國祚等入登招徠謝公擢事變上疏爭之

且請絕口不言撫字時頗有介介者而謝不顧也

初六日塘報人王燦回

五鼓王燦回云邊兵將到內有關寧彝漢精騎賊

滅不遠矣

張北海曰自打塘報以來抖性命出入兩次推王燦一人而已餘竟不回且有從賊者

附記賊在城外揚言曰莫說大兵來救你祖家兵是俺一家兵介鑾子休得妄喜又有外寨賊云祖二、風子來了可支不住

初七日賊運大礮遞牌詣西

初八日西南礮聲

初九日夜神山舉火

初十日賊自西來

申刻有馬賊千餘從西而來賊掌號吹角

監紀謝三賓趣大兵於濰縣

大兵尚在濰縣躊躇未發謝以萊勢累卵進兵不

可復緩乃單騎徃趣之

十一日西南西北礮聲不絶

初意大兵分道而來後知賊設伏礮作虛聲耳

大兵至昌邑

總兵金國奇等見謝監紀單騎至乃以五鼓拔營

即日皆至昌邑

十二日賊衆結隊西行

十三日參將張汝行緝兵擒賊獲張逢秋以歸
張參戎緝家丁數十人捉一賊名張逢秋供云關
寧兵將到賊望風膽寒矣。得礮數位
巡撫朱大典監護高起潛監視呂直監紀謝三賓觀
兵大犒
遂誓師
撫軍監視監護監紀集將吏議進兵之策或曰彝
丁遠來未諳虛實若輕進取敗咎將誰歸不若緩
之謝監紀曰彝丁內多遼人久住賊用間軍心一

動事不可知乘此新鋭賊不及覺一鼓而前破之必矣兵貴神速非爾等所知也起潛倡議欲調民丁數萬築城新河邊以爲家當大典不可謝曰調民築城何時破賊若欲家當新河鄧營結砦頗固可停足也議定乃誓師

約分三路進兵

中路以關盜總兵金國奇等彝漢丁爲前鋒川營總兵鄧玘步兵繼之共一萬二千人從灰埠進南路以昌平總兵陳洪範義勇總兵劉澤清密雲副

總兵方登元馬步兵六千從平度進北路以參將王之富王武緯等三千人從海廟進令遊擊徐元亨都司路雲之率萊陽之師來會戰以牟文綬守新河竝派諸將防守要地飭州縣官率民兵嚴守城池各兵齎三日乾糧而行監軍推官汪惟効曉暢兵事令督南路兵

十四日有越城從賊者膊以徇

踰城從賊數日屢見楊鎮欲峻其法乃追執此人殺而膊諸城上令士民共臠之

十五日賊吶喊投西去

入夜城外喊聲大作狀如攻城是夜月色如晝見

賊皆投西去

附記　張考功三鼓得夢同數百人騎馬至鄒平

長白山西見紛紛甲騎擁擠有一老人附耳大聲

曰公勿憂過十九日便萬無事矣蚤起

張以語楊鎮楊舉手曰得應此夢爲幸

十六日西南礮聲

十七日賊遣被擄楊鎮家丁高標來城下講話楊令

礮擊之

十八日大兵抵新河

謝監紀以五鼓先至新河觀形勢候諸將進發傍晚彝漢丁俱至遥見賊營一星壘地諸將相賀謂賊之滅兆也新河東岸賊哨充斥礮聲不絶然不意我兵遂能深入未設嚴備

十九日我師及賊戰於沙河大敗之賊悉東遯萊園解

五鼓謝監紀同呂監視高監護及金鄧二總兵督兵渡河河止一橋容一人一騎至平明過者止千人謝曰如此則日暮未能全渡豈不誤事乃命探

河水淺深見止及脛前一日水尚及肩是日頓減謝曰此天意也命亂流濟師早餔時悉渡謝語吳襄曰我兵初進未諳虛實宜先擒賊撥問之襄曰已授意祖寬矣各帥臨發以賞格未定爲言三賓曰賞分三次解萊圍賞銀二萬取黃縣賞銀二萬取登州賞銀二萬士卒均分首級不論各將唯唯踴躍而去兵遂進朱公亦至新河居守午時兵抵灰埠距萊城七十里前鋒參將祖寬獲賊哨騎問之備得賊情賊尚未知也進至沙河距萊城五十里孔有德率三千騎來迎寬

以五百人赴之未至一里見衆寡不敵急引退遇靳國臣曰賊勢大當暫退國臣曰若一退步則吾輩皆齏粉矣拔刀驅兵大譟叱上部卒奮勇直前竟衝賊營箭如雨注賊不能支遂潰北直抵城下圍城内連日無事至亭午忽見城外賊紛紛驅馱東行未幾正南聲震如雷煙團團高數十丈狀若山頭經時不散皆言賊焚其火藥矣至申刻祗見西南塵土冲天又見賊騎馬落荒東竄旋有標旗無數俱踞福祿兩山巔衆猶謂賊作大兵狀誘我

也放礮如故城外守寨賊係擄去川兵不知賊敗
仍嚮城放礮竊言高公領兵矣頃之見白標數十
人馬千餘自西南而來列於城東南又見賊二三
千聚於北壋兒埠條忽河西刀光如練賊衆披靡
有下塘報人回知大兵已至城頭遂停礮是夜兵
馬俱屯城外賊犇過藥城扎營於城北玉皇廟至
二更闖寧撥兵報賊營渙解如風不知所往矣
二十日午刻陳洪範劉澤清亦帥師自平度至
城門開

延諸將進城以憩馬足是捷圍雖解殺賊不多賊之遁回登州者亦不及十之三蓋乘機四散逃竄者衆耳是日我兵四出搜山不見一賊賊遺弃大小礮盔甲如山婦女數百人付洪令掌之得其兵籍列九萬餘人又獲偽郎報無數（有一報云兵部一本為逆賊猖狂日甚等事奉旨逆賊慘惡百端撲滅無效覽奏食不下咽着兵部馬上傳與督理劉宇烈上緊整兵殺戮將逆賊盡數擒斬男婦不容留一人等語餘多類此蓋恐衆心離散故造此以固之真係賊也）

先是陳有時被殺二賊謟指稱難因下令發招黄及海濱居民備土袋二十萬期以二十日攻入

萊州而以先一日敗豈非天乎

謝家三曰是役也摧鋒陷陣皆〔〕漢丁力闘盗諸將如靳國臣祖寛祖大弼張韜血戰功屬第一先是賊嘗私語殺山東兵如刈菜雖十萬無奈我何各鎮兵咸非吾敵惟慮關外兵耳至是聞〔〕漢丁至咸有懼色曰祖二風子到如何支得住祖二風子謂大弼也有酒後故名大弼係大壽弟素以驍勇聞能與士卒同甘苦以生員從軍屢立戰功凌城之役無敢往偵者大弼每以數百騎摩壘名壯一時靳國臣亦遼人知兵嘗陷陣被所死而復生頭上刀痕縱橫如溝錦州城下之捷國臣與韜寛力也張韜[illegible]原名海參代祖寛大壽家臣數人所部多·[illegible]善射肎用命賊聞其來以書開之稱為盟兄弟約以竝舉大事謀者得其書於新河以呈撫軍時押兵主事途中盛稱賊強難與爭鋒士頗猶豫朱公以其書示諸將諸將咸發憤願彼賊自見靳國臣祖寛蔡陣最多因用為前鋒國

臣尤善看陣嘗曰塞上交兵一茶之頃勝負已分無多時也一切古法無所用之沙河之戰以五百人赴三千頃刻之時已土崩瓦解遂致大捷信乎兵家之事非老於行陣者未易語也

錢贊伯曰勝賊處不在沿河設守絕其偵探蓋闖盜先聲奪人如唐人香積寺之戰回紇於黄埃中發十矢賊已不支矣其後白馬之役賊結隊堙伏全力鏖戰敗而復前者再四非闖盜苦戰萊城再受圍

矣

毛霦曰按唐書郭子儀傳黄埃發矢係新店之戰乃香積寺捷後三日事也

上發帑金充解萊賞

時七月圍一朝頓解報至長安歡聲雷動上立發帑金二萬兩解赴軍前充解萊賞

壬申九月得萊城解圍報詩曰山東盜方熾勦撫策未分援兵頓不進恐縮蝗子羣萊人易子食督師瑣不聞聖人赫斯怒西臺遣監軍王生善推命勸我無憂慬謝君足辦賊談笑行策勲甸日郵報至捷書果云云萊城頓解圍登賊祇游魂惜哉王生術何不獻吾著坐看肉食者甍甍聚蠅蝨空樓下梧葉颯如霣秋雲呼酒互持勸一笑日已醺

謝象三曰余既入城犒賚將士約束行伍𠛬死問孤開倉賑廩與諸公循行戰地視向來交鋒結寨及賊屠僇平夷之所慨然歎戰爭之苦萊人之萬死一生也萊久被圍城中守禦備極艱危賊攻之萬方卒不能破初得太守朱公閉門不許紳士出城之力人心遂堅繼而兩撫素有方畧同城運籌應變無方楊總鎮少年有謀彭參將善撫士卒鄉紳賈副憲張考功等毀家供士郡縣官寇化任棟洪恩炤等拮据征繕併力一心誓以死守是以賊撫雖娶而孤城無恙初賊以城中糧少欲坐困之

幸萊俗善蓄穀家有餘糧至圍解官囷尚存千石又城小而堅易於照應一切火藥礟銃油彈之數前人豫備最多取用不竭惟乏鹽及草耳

李九成殺被執巡撫謝璉內府徐得時翟昇於登州先是賊執璉等送至登州閉於空署及萊圍解李九成聞敗同日害之

趙士喆曰謝公𠦄儀韶秀善詩文守萊半載誤撫局爲賊所執死於登州

翩翩風雅臨至驛訐料推誠心事違望斷楚天秋色遠英䰟髣髴月中歸

又曰內府徐公翟公呂監視之中軍也守萊半載備極勤渠撫賊被禽同防院死於登州

疎逖無能答聖朝臨戎故借侍中貂誰知解網翻投網䰟斷登州不可招

二十三日復招遠

賊既東遁歸登招遠諸賊亦聞風潰散遊擊徐兗亭守備路雲之等遂入招遠兵不血刃

二十八日大兵進發次於新城

時我兵大勝軍氣甚張於是議取黃縣有貽書勸持重者謝監紀曰持重不在遲速前後總須一戰不如因賊膽方落亟取之朱大典之意亦然是日遂進兵先置步兵於新城以聯絡前後仍以金國奇等彝丁洎鄧玘步兵由大路進發命陳劉二帥

從南往鈔賊後

三十日大兵擊賊於白馬大破之復黃縣白馬距黃縣二十里我兵抵白馬賊傾巢來戰衆號十萬馬賊萬騎聯驢爲陣設伏於茂林左右冀斷我兵而邀擊之我師前鋒祖大弼等過之不覺二敵斬國臣吳襄等捘林中伏忽發國臣等被圍高起潛急召前鋒鋐趣後勁内外夾攻陳劉二師所遣馬兵亦至賊大奔潰斬萬三千俘八百逃散及墜海死者不下數萬賊始膽落竄歸登州是日我兵入黃縣斬國臣

等長驅追賊直抵登城壘於西門

九月初一日大兵圍登州

各帥兵俱至登州結營遏賊

初三日運糧至軍中

初發兵時咸憂餽饟爲艱有議各營自攜者諸將竝言不便有議分兵於後護之者又慮爲賊所鈔乃先按騾驢數千分給各營馱糧隨行然僅供數日食其餘輜重俱在昌濰距登州四百里時所委督糧僉事有懼而投繯者更委青州道楊進督之

星夜趱運車行甚遲糧未及前各營乏食催呼頗
急九月初一日謝監紀馳至黄縣自爲催派又令
朱橋黄山守兵人負數斗絡繹接遞偶見遺驢薮
野人言此兵所獲無以畜之驢僅易錢百文因令
隨便收賣又令各營請糧者皆以驢來驅之迎糧
以代車運疾馳抵營日可行百餘里不三日覇糧
料充足兵以不飢
太兵築圍牆
我兵分列城外慮賊夜襲監護高起潛與諸鎭將

議分派防守築圍牆禦之畚鍤齊興數日畢工崇墉如城以步兵乘墉以馬兵接應登城三面距海分陳洪範劉澤清於西牆吳襄靳國臣劉邦域王憲等以馬兵應接分劉良佐丁志德鄧玘方登元於南牆金國奇祖大弼柏永馥等以馬兵應接分牟文綬王武緯王之富於東牆祖寬張韜等以馬兵應接牆凡三十里而遥東西俱抵海分番攻守賊無出路

冬十月大兵攻登州不克乃坐困之

時撫軍朱大典與巡按二監俱至營中相與定策攻城城内稸積尚饒健賊尤多紅尸大礮一發五六里我兵多傷李九成素負驍健常出搏戰各有勝負攻城數次俱不得志更謀坐困東兖道陸夢龍字君啓山陰人赴謁撫按進曰諸軍本來攻賊今反列戍而守何也賊憑城用礮則勢在賊昨出而趨我此我用礮之時也賊守則不敢攻我守又慮其來犯相持既久深秋將盡賊屢屋火食我軍露處風雪交至何以禦之馬日踣斃而日徵州縣之馬攻

城將騎而上耶高起潛曰若不知攻之難待其食盡馬亦盡取之易耳曰攻城十月矣賊強而我力益困士氣不作城中芻粟未必可盡昨出城馬甚駑駑亦何時盡耶起潛語塞然卒不用其言謝監紀令多築礮臺置紅夷礮憑高擊下直取城內穿牆透屋無所逃避城中死者無算後以意見不合而止

毛荆石曰夢龍起家進士爲部郎時張差一案功在社稷後晋陝西參政流寇圍隆德陸公率兵擊之三矢貫頸而斃贈太僕卿賜謚忠烈盧公弼綸其見事明波辯諭中理洵不誣云

監護太監高起潛遣萊州營參將白來譽千總毛英帥師守黃城島東江大帥黃龍亦遣龔正祥守之先是謝監紀未出都即語職方叛賊勢雖披猖然以國家全盛豈有不蕩平之理不過稍需時日耳今進兵伊邇須先打算以絕其走路水城枕海叵調水路之師扼之遂上疏請調津淮兵凡五上皆爲職方所尼蓋登州出海四十里爲長山島六十里爲廟島再東行即黃城鼉磯二島凡出海必於此處住泊然後出珍珠門而走大洋萬無飛渡者

至是令參將白來譽千總毛英率萊州水兵守島蓋欲先據各島俾不得逸去也

賊攻黃城島副將龔正祥參將白來譽被擄千總毛英死之

兵微船少又爲颶風所碎賊突至四面攻擊我師努力死戰部卒先潰全軍陷沒正祥來譽皆被擄英死焉

趙士喆曰英故相文簡公裔也短小精悍從彭參戎守東北艱苦備嘗解圍後防賊廟島以大風覆舟爲賊所害惜哉

浩淼鯨波殺氣昏欲憑海若弔王孫英姿俠骨眞

堪羨不愧先朝忠孝門

附先將軍家傳

先將軍諱英字雄鳳眞定府同知似荀之孫文學承向之仲子也家世業儒書將軍獨不好文曰方今中原多事大丈夫當奮力疆場射賊禽王以取功名安事此區區毛錐子爲哉乃去習武天啓中以武闈第一舉於鄉累上兵部不第崇禎壬申孔李圍萊當事急用人凡擊劍走馬投石超距之士皆以次補伍而將軍以矯健得授萊營千兵萊城東北角罈彭參軍獨當一面以先將軍拳猛可共事召使隸麾下晝夜捍禦臥不解甲矢石轇轕之間賊百計而百挫之萊城之全公伐居多解圍後奉軍容使命隨偏將軍帥師防島以扼賊衝賊至衆寡不敵李遇害以余觀諸書所載言人人殊要其歸於殉難則一也萊州志曰毛英掖人也崇禎時以武舉爲守備壬申防三山島遇變力戰死是官爲守備汛爲三山此一說也保萊書曰監護太

去高起潛遣萊州營參將白來譽千總毛英帥師守黃城島時兵微船少又為颶風所碎逃叛突至四面攻擊王師努力苦戰部卒先潰全軍陷沒來譽被禽英死焉是宮為千總汎為黃城又一說也趙文潛先生九哀詩序曰毛武舉英故相文簡公裔也短小精悍從彭參戎守城東北艱苦備嘗解圍後防賊廟島以大風覆舟為賊所害此又一說也余嘗取而考之郡乘所載適陳太守急於成書訊之故老故老妄稱以應之耳保萊書則劉先生新祐作也劉明季人以時人紀時事宜其所載頗詳至九哀詩成於文潛文潛與先將軍為中表行當年城守之績襄華之慘文潛皆親見之小序數行是固其實錄云嗚呼當有明末造士大夫以毛錐取功名者無不高自標榜一遇有事不抱頭竄即因首降耳將軍以儒家子顧好習兵卒亦亡於兵可謂授命徇節在危無撓者矣至其致身之地或廟或黃不必辨也乃事後逸寇者或反以冒功邀賞而將軍身終鋒栝其究也不聞以疏爵紀庸

此功臣義士所爲搤擊而長歎者也余每之海上眺波濤之洶涌覩雲日之出沒輒髣髴有立髮爵鬛隨潮而至者因爲識之庶幾千百世下猶知先將軍之忠節云

十一月初三日殺賊首李九成於陣

是日李九成爲背城之舉五鼓率兵出城竟衝我營勢甚洶涌適先有降賊洪成訓出城報信我得預爲備合兵擊之遂殺九成於陣有德等所恃惟九成九成旣死不復出戰惟日大哭

毛荆石曰七夕之變郡守遇害萊園之解撫監羅殃至是而天狗星隕大慈授首所謂軹道之誅未足酬六王之一者也

賜將士寒衣仍命敘功

時登城久不下上念士卒暴露賜皮衣及綿襖等仍命先敘解萊復黃之功以鼓舞之撫按監視乃各據鎮將所報功次核實以聞

陞賞撫按鎮將有差

朱大典陞副都御史仍命巡撫山東謝三賓候京堂推用金國奇陞都督同知廕一子錦衣千户吳襄復原官陳洪範陞太子少保鄧玘劉澤清靳國臣張韜祖大弼祖寬金良棟俱都督同僉有差餘

俱陞賞仍諭以朝廷固錄前功竝責後效文武名

官益鼓忠勇速奏蕩平

都督同知金國奇卒於軍以總兵吳襄代之

謝象三曰賊之發登萊也所過焚僇自蓬萊抵昌邑西百里閒無一椽存登黃一帶皆山山徑險峻馬行甚艱單中樵採竝乏將士露處朱撫與余居密神山頂破廟中日則視營伍夜則治軍書掃地爲榻倚馬而食山離城五里城上紅尼大礮子聲如踹鵝常從頭上過觸之糜爛日有死者賊每中宵擾我夜臥不敢解甲馬常被鞍置諸臥側一聞礮聲即跨馬下山入營督戰蓋兩軍相持勝敗呼吸八月之久無時不懷壹敗之憂也

令將官勿侵虐軍士

時際嚴冬海風凜冽驚砂挾雪裂膚墮指軍士苦寒尤甚因下令軍中不許將士非理倰虐無繇者立爲處給布花復不時以席酒犒勞

癸酉六年

春正月初一日賊殺降將馬驄等十四人

城中諸賊最善守城事事有灤毛承祿守水城孔有德守大城南耿仲明守城西李九成守城東九成敗則以王子登代之城中衢路不許南人東人行走行者斬之以防內變城垛用土石幫厚每口五人人守一更巡城賊將傳箭警嚴一箭方過次箭繼至無敢寐者垛口用

遠牌遮箭列火器懸大石衝打以禦雲梯又時縋人城外爲夜巡以此我兵纔近城坡上輙覺無隙可乘

攻圍日久計無所施乃爲諭帖以射城中開示禍福俾早投降仍朱書紙尾云著馬驄出來講話

驄原任參將紹興人素有機智城破爲賊用每與密室計事能得賊歡心謀黜紀出都門時有言此人可構者而無其間至是呼之使來欲驄覺既而我知其用事懼而生心不然亦使賊疑之耳

果有賊中降人密送內應之信則馬驄與被擄副將龔正祥茲陷賊舊將陳朝柱龍韜董溢洪聲劉應宗岳永陞等十四人密謀設誓唼血定盟共擬會賊以獻慮先鋒兵硬不能下手謀以元旦俟有

德等行香水城時縛之各官衷甲以待適岳永陞門子蘇有功告變賊遽召諸將悉斬之妻妾貲產盡給有功幷統其衆事雖不成然自此日疑其黨無固志矣

大兵築甬道不就

我以內應不成併力攻城議爲甬道高與城齊俓薄城上先築於城南不就復築於城西括布囊三四萬綵令軍士以草裹土爲土苴晝止夜築凡半月而功未成賊爭之甚力

王之富祖寬等奪水門外護牆守之

賊益懼

二月十三日孔有德遁去

賊中乏食已久殺人為糧熬人為燭朝不謀夕終無降心恃有水門出路也我所括民船亦漸集共議以川兵二千土兵一千彝丁五百往奪長山島絕賊去路時賊已寘人島上是夜有德遁去率其黨守島我兵見不可奪遂止

毛荆石曰樂毅下齊七十餘城獨莒與即墨不下者豈其力不足哉戰勝之後將驕而卒惰故也東

年當殘破之餘而諸將解萊復黃其勢尤甚張一鼓下之夫復何難顧乃擁數萬甲兵經歷六七月使元惡得從容而遁緩追逸賊諸將不得辭其責矣

十六日耿仲明毛承祿夜遁我兵入大城

五年十一月撫監並請水兵兵部不得已調津門千人參將陶會齡統之淮海二千人副將孫嗣徽統之闗寧二千人副將周文郁字蔚宗常州宜興人軍中呼為紫髯將軍統之會師登州夾擊并勦時已仲冬舟凍難行失期不至及是文郁所將舟師至乃命列陳海上以扼之賊每日出舟搬運婦女財帛我師乘潮邀

擊頗有擒獲隊海爲多耿仲明毛承祿計窮於是斂大城精鋭併力守水城意欲傾巢夜竄不果獨以單舸潛遯是晚我兵遂入大城

毛制石曰覗師記原云取大城夫攻而得之始可言取今官軍旣入而不一載其所得則彼不過以空城委我耳猶得云取大城乎余故以入字易之

我兵攻水城

水城之南卽大城之北相隔一夾道城頭箭發彼此如雨撫按皆登北城樓督攻。仲明旣遯留僞副將王秉忠等守之遺五十舟令漸次尾逸我兵

追之遂不敢復出

十七日轟水城遊擊王來聘先登衆之

時督攻益急遊擊劉良佐獻永福寺轟城策寺倚水城外西南角寺中藏人城頭不之見高起濟陳洪範命守備趙柱遊擊王憲於是夜掘城腳爲孔內以火藥引羊腸線於遠發之至五鼓火發城崩我師涌入賊猶固拒上者多傷川兵鬪取婦女財物賊乘之兵復潰下凡數番遊擊王來聘先登衆之來聘辛未科武狀元上所特拔也

十八日水城下

是日午刻猶未下撫軍朱大典及監軍楊作楫立馬隤城督戰斬二兵以徇監護高起潛復調張韜兵至舍弓矢挾長矛接戰賊始退保蓬萊閣相持許久不肯投戈衆議以爲力爭則傷人多因豎招降旗以來之始蟻附而下凡俘千餘人獲僞副將王秉忠高底友等七十五員自縊及投海死不下四五千人而水城始得

遣水師追捕賊黨

遣副將周文郁等赴海外協勦

大行宴賞軍士

初議復黃恢登各賞二萬金復黃之賞業已先給恢登之賞諸將咸請加厚遂以三萬五千金給之

二十二日賊襲旅順東江大帥黃龍禦之（旅順在登州東北隔海七百里爲遼陽濱海老岸）

旅順自陳有時叛後東江大帥黃龍即移鎮其地練兵蓄士爲固守勦叛之計賊多方招之不可得又執龍妾妻及子以脇之龍堅不顧至是有德擁

衆數萬奔島東遂覓圍旅順龍率兵禦之

二月十六日舟師焚賊龍王堂老營

賊圍旅順結老營於龍王堂有德自率精銳守雙島時周文郁所將舟師單弱僅龍武左右兩營乃僞立內丁二營火器一營招練一營彝丁百人更番出哨夜分布各艘唱彝歌遼人能彝歌者和之賊聞之謂我營中皆彝丁也是日遣將焚賊老營

十八日舟師敗賊於雙島擒叛將毛承祿

舟師遇賊雙島浮屍蔽海而下賊知老營燔乘風

遯去追擊之沈其八舟獲叛將毛承祿旅順之圍始解

二十三日追賊至三山島

二十四日追賊至廣鹿島

二十九日追賊至黃骨島擒僞副將蘇有功斬李應元於陣

先後焚獲賊舟四十餘艘獲僞副將蘇有功都司陳光福及旗鼓參謀等官四十餘人賊千餘婦女尤多斬李應元於陣有德幾獲而復逸有功擒有

德益氣奪

毛荆石曰蘇子美夜讀張良傳至擊始皇誤中副車拍案大呼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浮一大白吾作紀至有德幾獲而復逸亦復爾爾

三十日追賊至獐子島

中國之地始盡賊初欲據獐子島西北阻江西南控制諸島及旅順鼓煽叛將出沒海上爲所欲爲

至是乃遁入鴨綠江

夏四月初十日敗賊於卓山

與賊戰鴨綠江卓山擒僞都司等官三十六人

十三日敗賊於蘇坨

先是副將周文郁檄朝鮮兵遏賊要路及是朝鮮遣陪臣都巡察使維君與金自點來會師合兵攻賊於蘇坨鮮兵軍陸我師軍水兩戰皆大捷仲明窘遣偽官乞降請修築南關復金州以自贖黃龍弗許要擊之有德仲明乃由西北遯

十七日孔有德耿仲明降於

大清

二人率其黨遯入九連城在三萬衛東北九十里鄰水川東岸走瀋

陽北去自發難至此凡十有八月而始定

命敘將士功

捷聞上嘉將士功命優敘所俘僞將皆斬餘悉宥

之隸關外諸部爲兵

遂班師

巡按謝三賓以登城雖復而賊渠逋二自愧任使

不效具疏請罪並及諸在事者幸邀寬政遂班師

禮部尚書李康先等請卹死事諸臣

題爲七月之城守彌堅千秋之勞烈難泯謹遵旨

核敍內外文武有功官員以表忠義以彰風勸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崇禎六年三月十三日奉本部送禮科鈔出監視登島等處兵船糧餉海禁事務司禮監管文書內官監太監呂直題前事內稱逆賊孔有德李九成等倒戈犯順據陷登黃荐食之勢已成念非得東萊則登爲孤注而欲窺青濟則萊爲咽喉非撫臣徐從治防臣謝璉同期受事凡所以指授方略殘服登障不憚以身爲殉何能使諸將帥勠力同心而士卒爭先用命乎如掘塹燔

柴以窒地道架木懸樓以焚礮臺汲水灌濁以泊
穴城之竄列木爲柵以補毀城之雉賊百計而百
扞徐撫之日紀可覆按也竟以中彈云亡所謂出
師未捷身先歿其徐撫之謂乎雖耿耿忠寃一日
千古而逆賊之辠上通於天矣我皇上姑開湯網
下殲渠宥脅之詔乃猶怙惡不悛賺我撫監郡守
出城迎旨納降突肆悖嫚擁挾以行其時罵賊而
碎尸城下者知府朱萬年也義不屈而被執於登
城旋遇害者防臣謝璉也以上三臣所當照遼黔

卹例從優贈蔭立祠血食以勸忠義者也謹會同
山東巡撫朱大典巡按謝三賓合詞具題伏祈勅
下該部分別覆議上請施行
兵部尚書張鳳翼等題卹㳅事諸臣
覆題爲七月之城守彌堅等事看得東叛披猖登
黄失守遂將席卷全齊惟時援師再潰信使不通
卽賊亦以爲旦暮掌中物耳而孰意輸攻徒竭墨
守彌堅竟以彈丸綴其全局使賊不敢越萊西半
步而後闗盛兵至賊始披靡若非七月睢陽之守

豈能待一朝鉅鹿之戰是其守功真與戰功爭烈
受任倥偬百方調度厲氣巡城飛彈裂顱者濟撫
徐從治也權宜紓難挺身赴賊被誘不屈視死如
歸者防撫謝璉也愷悌得民咄嗟集事民效死不
去身一往不還者知府朱萬年也其徐從治應加
銜卿貳錫廕金吾謝璉復官加銜廕子太學朱萬
年已贈奉常仍宜廕冑等因具題奉旨徐從治贈
兵部尚書廕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謝璉復原級
仍贈兵部右侍郎廕一子入監讀書朱萬年已贈

太常寺卿仍廕一子入監讀書以上三員仍與立
祠欽此欽遵通鈔到部又據徐從治男徐同貞呈
稱伊母黃氏先父病故例應祔葬懇乞並題等情
呈部通送到司查得大明會典並䘏典條例內一
款凡在京在外文武官員不拘品級其以効勤事
者恩典取自上裁又一款品官曾經賜葬者妻故
俱許祔葬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原任山
東巡撫徐從治麗日以猷貫虹勁節設奇禦敵無
俾犬豕披猖擐甲登陴力捍金湯鞏固方圖早平

叛孽何期遽冒賊鋒命絶飛丸熱血一腔化碧身
先裹革寸衷九死猶朋似此烈著一時真可風勵
千古相應照贈官品級與祭二壇造墳安葬妻黄
氏祔葬原任登萊巡撫今贈兵部右侍郎謝璉久
歷屏藩特膺節鉞既銜恩於使過乃畢力以圖功
挺身卽鹿之林不難單騎見虜抗節羣虎之穴寧
辭剸刃捐軀貞心可揭於日星慘死豈淪於溝瀆
相應與祭一壇造墳安葬原任萊州知府今贈太
常寺卿朱萬年先經臣部具題優卹外以上三臣

仍行該地方竝立祠宇春秋致祭至於易名大典
俟之論定非臣部等所敢擅擬也恭候命下遵奉
施行謹題請旨

兵部敘守萊功

兵部尚書臣張鳳翼等謹題爲七月之城守彌堅
等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鈔出監視
登島太監呂直題前事等因奉聖旨該部覈議速
覆欽此又該山東撫按朱大典謝三賓題同前事
等因奉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各鈔

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除李楠已經奉聖旨提問不敘外看得東叛披猖登黃失守遂將席卷全齊而以萊州爲要害得萊則東可固登黃而西可襲青濟是以聚銳環攻爲必拔之計惟時援師再潰信使不通即賊亦以爲旦暮掌中物耳而孰意輸攻徒竭壘守彌堅竟以彈丸綴其全局使賊不敢越萊西半步而後闖窛兵至賊始披靡若非七月睢陽之守豈能待一朝鉅鹿之戰是其守功眞與戰功爭烈雖諸臣或文或武或内或外或朝或野

或存或亡種種不同而忠貫天日氣壯河山總爲
興朝生色臣等約畧言之有死功有生功有主客
將領之功有鄉紳士庶之功而功中各有差等請
先言死則夫受任倥傯百方調度厲氣巡城飛彈
裂顱者濟撫徐從治也權空紆難挺身赴賊被誘
不屈視死如歸者防撫謝璉與內中軍徐得時翟
昇也愷悌得民咄嗟集事民效死不去身一往不
還者知府朱萬年也內臣聽司監議鄉徐從治應
加衛卿貳錫廕金吾謝璉應復官加衛廕子大學

朱萬年已贈奉常仍宏廕胄繼言生則誓衆登陴分頭力堵者監視標下把牌張時等十一員也贊郡臨戎分猷幹辦者同知寇化通判任棟也和民輯衆文兼武備者知縣洪恩照也畫筴經械輸槖供儲者訓導張士淳等十四員也內臣聽司監議敘其寇化任棟雖經陞任仍應加秩洪恩照應早擢清華張士淳等十員俱行優轉而廣文尤宜特異龍應化等四員則量行給賞乃請言武楊御蕃氣雄萬夫機深百變彭有謨奕閫樹幟設閒出奇

兩員竝推第一雖各陞任空再加銜張汝行李景輕騎入萊吳登泰秦大鵬等七十六員倂力堵戰敘爲第二張汝行已陞免加李景等各應加銜一級馬登先等六十員王烈等三十七員張鷹揚等五十五員協守捐糜與有成勞敘爲第三各應加署銜一級乃請言鄉紳士庶如原任左副都御史賈毓祥等一十二員身爲民望心作維城登陴居士卒之先毀家佐儲胥之窘卽此鄉邦幹濟足占廊廟經綸而賈毓祥張忻趙亂昌范復粹黃縣人萬

口俱稱首烈查得賈毓祥在告應加秩起用張忻
銓曹謫降趙胤昌臺垣候補應各還故物范復粹
見任巡方應俟轉官優擢此外或予告而敦之出
山或懸車而優以進階或一麾而尚應環召或鞶
褫而不妨使過或謫選而例得從優如張孔教等
俱聽吏部酌奪可也至原任户部右侍郎劉重慶
等十員急同室之援灑憂時之淚請兵助餉總屬
急公見任宜從欽賚在籍宜行楔旌而劉重慶盡
瘁殞身亞卿自有本等䘏典亦宜憫其勞而予之

者也又如舉人姜汝鈺等八名貢生趙士亮等四名監生張含美等六名縣丞劉元禎光祿寺署丞李衍庚候選主簿魯大道三員生員李就日劉文映張愷任鶴等共二百八十三名儒童韓景瞻等六名通吏胡宗堯一名各以守城捐助之倫全為上次舉人計偕登第者選時從優否則與貢監通吏均聽吏部超選生童則聽提學道酌議附可陞增增可候廩廩減年儒童可寄學富民可聽有司扁獎或給劉冠帶也內如姜汝鈺張含美徐隆侯

鞏祚張學美姜汝傚楊嵩華劉溥聲劉文耿王[illegible]
樞當更從優其夏守禮等或撫監敘而按遺或按
敘而撫監遺議未歸一姑置以俟論定又按臣憑
弔秉牒追及預備藥油之臣于仕等六人蓋欲以
董安于之爲晉陽望後人其意甚善相應敕下吏
部查其履歷生則褒揚歿則尸祝亦風勵之典所
不容已也其疏中閣監部科與該撫按藩臬道屬
及庠保兩撫諸臣俟恢登勘疏到日另行覆敘至
按臣謝三賓疏內有借貸錢糧一萬二千餘兩與

殺賊之賞票幾二千金疏請補給客臣部行文户部酌議另行具覆可也旣經奉旨核議相應覆請伏候命下將巡撫徐從治加部堂銜廕一子錦衣衞百户世襲巡撫謝璉復原級仍加銜廕一子入監讀書知府朱萬年已贈太常寺卿仍廕一子入監讀書徐從治等仍應立祠內中軍徐得時翟昪二員聽司禮監議卹把牌張時聞王柱夏尚忠王國輿夏尚魁田養民孫進朝苗進喜張奇猷王進禮何逢冲十一員聽司禮監議敘原任同知寇化

巳陞知府通判任棟巳陞同知加服俸一級知縣
洪恩照照邊俸行取訓導等官張士淳房孟斗毛
鳳至宋日振范懋解申傳義鄔鶴齡惲紹美王化
蘇宗貴十員行吏部優轉龍應化宋弘安張之偉
方欝四員各量賞銀五兩總兵楊御蕃巳授登萊
總兵仍加署都督同知遊擊彭有謨巳陞參將仍
加服俸一級張汝行巳陞參將免加參將李景加
一級副總兵吳登泰秦大鷫孫玉增王武揚周紹
宗梁德惠張元龍周興仁徐應文李守業馬欽張

守忠董捷王自林胡繼修陳孔則張大惠梁應捷
韓春王大保王國禎韓振國李顯明陶允斌劉應
登陳可忠何世鳴裴守節夏邦秀李尚義王應元
孫德賈世科張乾韓應豸曾大道魏文科張材趙
于亮張萬憲蘇民惠李翀霄韓彥都謝得勝吳日
強折雲陳顯祖張大謨王國臣廖榮劉印趙傑孫
光顯趙弘禎彭大年成欽命王泰初李長春封萬
里毛英趙完璧王應薦任銓李景明王兆明趙約
劉一鷹牟春芳羅應封趙士達李應萊楚邦禎雷

四聞辛祚單成化安恭共七十六員各查照原官
加銜一級馬登先魏國經王重光高東周蕭規張
鳳郭守卯周道興金弘鼎宋報國張捷孫德王燦
張奇勳侯振東張思祿張汝學郭名祜李君賜屈
時興秦玉旻守信李守成夏大明祝魁周福陳邦
柱李邦材梁國材劉思德楊順孫成章鄧天恩陳
國旺朱勇　天寵張英王奉林郭威高英陳永智
衣素服趙希賢錢允徵朱永年羅憲邦滕繼先房
應宿于麟勳馮大受張世亨陳洪蘊范大君程元

勳謝重九高維藩李進科王海英施惟德仲聯登
六十員王烈陳國棟呂治國王繼先郝夢蛟呂鼎
鉉邢進義戰以謀何鳴世嚴懋功劉芳美韓璽陳
恩陽王爾勝楊進忠徐長亂王萬春張振威劉應
坤于顯麟錢佑徵冉建安黃宗仁樓懋功王福安
劉亂昌尚惟揚張國勳穆澤久李起蛟李成茂吳
心泰張科王守孝陳國輔于一鰲王之亂三十七
員張鷹揚陳萬策孫武謨田永祥王早羅聲振孫
繼文溫如璧嚴令岳俊張道德張洪樓張應科顧

承恩丁一奇張問政官正王尚毛顯宗霍雲光賈
三元王弘圖吳夢鷹任自新林漸奇劉爾愚張振
東林厚生張鵷翼趙日升趙國俊于世光賈寰望
姜仲望姜近光姜振光郭忠劉祿苗才車進忠郭
壽民王夢亨王文翰王宸宋應奇楊福張珂王維
城周夢瑞胡師孟唐遇春孫振緒孫應第李坤光
李春華五十五員各查照原官加署銜一級賈毓
祥加級起用張忻趙亂昌各復原官范復粹侯轉
官時優加一級張孔教孫善繼姜兆張毛九華徐

廷松姜兆齊趙士偉畢拱辰在告者起用致仕者進階降黜者量復開住者量准致仕劣轉者量加品服改教丁憂者量與優補聽選者准予超選俱聽吏部酌奪王萬象方之翰楊觀光楊觀光二楊招遠人李之茂王肇生張夙行張福臻單崇二公俱高密人九員見任者各賞銀十兩在籍者撫按額旌舉人姜汝鈺徐夢好姜夢鰲孫養深楊種圻王二銘宿自[illegible]中錢祚徵恩貢生趙士亮劉連城林懋先李翃監生張含美王懋聰董似玉郭孔俊徐夢熊徐夢璞

縣丞劉元楨光祿寺署丞李衍庚候選主簿魯大
道共二十一員名舉人登第者優用就選者與貢
監等俱超選內姜汝鈺張含美夏宏從優聽吏部
酌奪廩增附生員李就日侯肇祚張孕美王萬善
徐隆姜汝俶張愫蔡宗趙士晃胡伯謀張性楊嵩
華孫鑑韓具瞻孫枝豐孫枝茂姜繼耀毛允方林
文薦姜開徐應魯楊駿烈劉文映任夢龍王文熙
王象奎張其蘊由從徵王化熙由仁政楊武烈王
秉哲徐登俊鞠之白霍標姜仲榮劉澐聲楊仲忻

王秉樞趙士喆趙士完張愃于登高王新臣王世
臣許攀龍劉肇甲羅文華張宗尊趙士嘉徐華階
宿孔暐韓璠姜棟王出震王愫周景熙劉鑫永劉
錢永劉淑己尚九遷李禎羅爾任毛應多張懷張
所蓄徐成樞劉同甲趙士仰周景靖呂應鍾呂應
宮王新張琦劉朱王應鳳侯于魯王懋加張文熿
呂應章王啓亂任鳴珂錢知徵趙士彭錢盛徵郭
邦固林肇先王應鴻錢毓秀張溥宿鳳翀王爾揚
張秉清錢廣徵毛登龍劉方至賈魁之孫自振孫

自楊趙翼明周景新胡應珍王夢壯原茂椿徐夢
松羅國賓王以滿必發黃文明劉一翰孫澤溥王
鹽鼎周而簡黃啓明單父堂楊師德任鑫趙士元
李芳先王應明勝世德張景輝張孔印徐長王徐
徵熙王炳昆周澤久王百龍原英煌錢象乾張恪
胡應瑞徐應齊王爾輅王元忠王應駿王泰符張
巨自張會嘉姜元佐王懋功王百男呂應夏由徵
楊鍾球劉允浩王應斗羅國俊毛芹劉不息郭振
先丘長胤趙士選趙士邁任應宸霍法健由世命

趙士俊由舊章趙允昌徐德王浩王昶姜再芳姜
再徵趙震生劉不竭仲元懿宿鳳曉呂寧武呂纘
武曲有聲曲洪聲孫奇呂毛儼曲九鼎霍明周趙
帝簡唐弼泰張雲芳霍明夔楊九垓姜元弼羅玦
奎毛紹元梁開先楊孔烈孫鳳翔徐嘉徵彭吉安
其位張自新毛起龍姜承餘毛僊蔡冲霄張誠白
玉珽毛之俊王壽吉姜士英徐國瞻于鴒程張鏊
王澤深郭應瑞王大成宿炳楊元粹許高科郭邦
楨楊于翰劉東陞周景耀劉之璃胡應命馮大名

侯璽姜會昌張重弼侯王家黃御極徐聯第徐逵
徐贊化姜翊昌王治熙馮大任徐研李嘉樹方寸
澄徐希孔周百男徐宗孔王泰來王應奎畢成學
毛崇儒姜國昌王爾贊張悟王東正戰錫命桂華
秋畢柱王向王椿于大生張三益張三剛姜啓明
徐慶初徐存知張若思錢佐明張試錢相明劉文
暐雷成龍楊于陛王履端劉不已姜秉宗劉允源
王應張原英煌毛允奇毛允度張巨學劉肇科王
泰運孫澤新王繼新林文芳王蓮生王起亨盛鼎

新唐聯泰宿鳳趣姜汝錦孫鏞張溶林滋生共二百八十三名儒童韓景贍唐隆泰趙士瑞趙士周毛偉李之蕃六名附陞增增陞候廩廩量減年儒童青衣寄學內徐隆侯龔祚張孚美姜汝俶楊嵩華劉澐聲劉文暎王秉樞叟空從優俱聽提學官酌量通吏胡宗堯行吏部超選富民于旬翟長寧有司扁旌給冠帶夏守禮張宗華丘復山陶宗儒丘民範免敘候論定原任該道守令于仕熏成稔王一言龍文明衛三省劉蔚六員生者褒旌歿者

崇祠聽吏部查覆原任户部侍郎劉重慶聽禮部

議卹

秋七月俘毛承祿陳光福蘇有功等於闕下皆磔之

有功背主演謀陷害忠義致內應不成人尤恨之

押解官役疎防未淩前一日有功逸去上震怒殺

解官部司官皆獲辠未幾有功欲投口外身寒無

衣路遇耕夫殺而奪之爲人所執復解京正法

孔耿舟在鴨綠江者尚百餘艘

皮島副將沈世魁　遣人悉焚

孔舟之在鴨綠江者東事平

錄平寇功

朱大典陞兵部右侍郎廕一子錦衣百戶世襲謝

三賓加太僕寺少卿賞銀二十兩關撫方一藻永

撫楊嗣昌山東左布政陳應元各加服俸一級昌

平練兵侍郎侯恂總督曹文衡通州練兵侍郎范
景文順撫張鶴雲保撫丁魁楚竝各部道府廳陞
賞有差吳襄授都督同知廕一子錦衣百户世襲
祖大弼授都督僉事廕一子外衛正千户靳國臣
張韜皆廕子總兵祖大壽尤世威黃維正皆賚之
陳洪範鄧玘劉澤清俱陞爵廕子餘各陞賞監軍
道楊作楫以王事殞身贈太僕寺卿廕子入監監
視呂直監護高起潛命司禮監議敘皆陞廕閣部
科道與其事者皆優敘又錄劝事者黃龍張可大

王來聘吳世揚等贈廕有差

戌劉宇烈余大成於遠衛革王道純職

毛荆石曰縱寇殃民二臣之罪皆法所不赦者也乃竟寛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思宗於是乎爲失刑矣

